蠡勺編（六）

游戲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蠡勺編

慶揚藻撰

蠡勺編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茶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卽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舐筆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豉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眞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曆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大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

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畯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卿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辣動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禍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爲高陽酒徒以死。未爲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實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儗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眞經國遠謀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百二十人。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衡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鬬。是矣。燮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燮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日月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諸陽傅氏學沆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戾。皇統盡於哀平。而文景之澤未艾。天故生發以延後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張純幷欲舉春陵四廟而廢之。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鵠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鷙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與。

宋行都南北內

程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淸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陿。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衞。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浮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置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淸蹕躬朝。歲時舄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

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顱骨復葬故陵

博雅錄云。楊璉眞珈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入籍於官。顱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犬年羊月鬼戰山南。爲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黜之。平遙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歛以厲民與。此眞得設官爲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賕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紊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雁山曰。關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爲最。顧舊志不書程濟事。韓五泉獨痛其闕略。見五泉自序。按建文遜國一事。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爲僞書。不足據。鄭曉今言云。金川門開天竺僧溥洽、爲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因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卽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正同。是知帝卽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爲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削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講寺記。則云公當永樂間。爲同列所間。下獄。兩公身事長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程濟事。不爲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略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山據史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西村集。乞吳文定寬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不知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故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鑒以處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溥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足信亦明矣。今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于忠肅易諸疏

碧谿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寃。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册。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翺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始語翺、翺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翺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選舉徳期

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覺。同和削籍爲民。鳴陽謫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蔡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覘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卹明代遺忠。予謚入祠。以昭軫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專謚通謚。各爲分册。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奏進。御製詩篇。弁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

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幷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鈔。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愼。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出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妃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妃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

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史閣部孫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傅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爲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國朝詩人徵略。歎南山先得我心。用刺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點竄。乃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敍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白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後世何

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即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齎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乃許。其疏略曰。臣因篤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塵薦牘。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罍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乃臺司郡邑。絡繹遣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

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求君父。查例。門無次丁。聽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相符。子德將往雁門。其紀別詩有弟從母側來。再拜投一犀。又云。兄言動門戶。弟言愼車馬。而此言獨子。想爾時弟亦喪矣。故云然。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養母。叨沐優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長洲沈文慤公曰。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

湯文正毀淫詞疏

河南湯潛菴先生、以康熙丙寅撫吳。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聖賢等廟。禁婦女不得入寺院。勒石上方山。吳俗一變。其疏曰。竊以吳中之俗。尙氣質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氣節相高。固天下所未有矣。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人好爲冶遊。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目以爲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此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義明則爭訟息。固吳下之急務也。然此皆

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異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遝。經年罔閒。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報必豐。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蕩民志。耗民財。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敗壞民俗若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並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和。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臣敢懇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矣。

崑山耆年會

柳南隨筆云。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於徐氏之遂初園。舉人錢陸燦、年八十三。御史盛符升、八十。檢討尤侗、七十七。贊善黃與堅、七十五。尚書王日藻、七十二。提學僉事何棅、七十。舉人孫暘、六十九。按察使許纘曾、六十八。尚書徐乾學、六十四。洗馬周金然、六十四。中允徐秉義、六十二。諭德秦松齡、五十八。以齒序坐。各賦七言律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

張文和爲子辭一甲

乾隆丁巳。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直廬辦事。帝命內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未蒙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靄、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純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後五年。諸城劉文正公、官左都御史。亦奏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之。奉旨如所請。然則文和所謂家世受恩無所不極其至。殆實出於知足惡盈之心以爲言者。

詹事府沿革

王文簡蠶尾續文曰。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

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朋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註。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戶刑二部官屬

香祖筆記。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爲十五司。

比部

唐時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傅氏學沆謂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

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而太尉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山堂考索云。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今財賦不關刑部久矣。而猶稱曰比部。誤也。

留中

復齋漫錄、謂臣僚文字留中之始。本於蘇頲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留中披覽。葉榮甫曰。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閎、旦、胥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也。爲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是留中漢已有之。謂本於蘇頲。誤矣。

起居注

傅莫菴曰。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始易以近侍之人。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至隋開皇。所謂起居注之職。凡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見野客叢書。

行在所

更羅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傅莫菴曰。按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

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皆曰行在所。

出仕外國

永樂九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言。其國長吏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察度洪武五年始通中國。察度傳武寧。武寧傳思紹。）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爲國相兼左長史致仕。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爪哇自劉宋元嘉時已通中國。其宣德七年貢表。末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國朝順治十三年。土魯番始入貢。其康熙十二年貢表。末書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順治十七年。俄羅斯入貢。其表末亦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皆書年之罕見者。又土魯番表文。援引比例。多用外國事。略云。恭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又云。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戚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亦運事之新奇者。康熙九年四月。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其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來使譯文以進。

琉球遣子弟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新城王文簡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命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

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揖、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揖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命禮部賜宴結賞。如貢使例。

安南入覲

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互相吞噬。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奪之。阮惠誅鄭。幷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祁敏關求內附。朝廷已遣忠銳福郡王總督兩粵。將議討。時無錫孫春臺永清。爲廣西巡撫。密陳曰。黎阮相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懾天威。可以折箠使也。五十三年。阮惠果悔罪。陳乞效職貢。且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上嘉之。賜名光平。命山莊筵宴之日。得用所賜殊等頂翎服色。而詣京朝賀。仍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按唐大中三年。吐蕃來歸。上御延禧樓觀之。解辮賜冠帶。皆抃舞呼萬歲。薛逢詩所謂衣服初迴左衽難者是也。胡越一家。古今同轍。

臺灣記略

王文簡曰。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

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猶云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爲掎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卽今鳳山縣界也。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土城。（卽今安平鎭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安平鎭。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卽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間諜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人置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壕鏡寓番

唐設結好使於廣州。漸有番人立戶。然不過留寓海濱灣泊之地。宋天聖後。益夥。乃立番坊。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提舉。迨正德中。始有番人私築室於灣澳。以便交易。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尋徙諸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乃復移之香山縣南虎跳門外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上人亦利其房租。每一閒歲數百金。佛郎機遂得混入。築室建城。櫛比相望。雄踞海畔。若一國然。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雜番蝟聚。至萬餘衆。閩粵鉅商。視爲利藪。吏其士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而不問。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後之。居三

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今大西洋人居此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云。

英咭唎犯澳

嘉慶十三年七月。英咭唎兵頭都路厘、率千人。駕戰艦。經達香山澳。挾逐西洋人。奪壕鏡居之。聲言粵中大吏許其分估西洋船額。辭甚蹇傲。制軍遣知廣州府事福明往諭。都路厘與明爭禮。各不相下。嘗領番兵百人。詭服持械。至廣州城下。迫見制軍。制軍拒不納。仍令明等與會於十三行。都路厘桀驁不屈。制軍益堅壁自固。水陸戎嚴。礮石之聲。晨夕不絕者四閱月。乃命嚴禁內地。不許運出薪米。斷其日食。都路厘令兩舸薄魚珠。主客相持。官軍四集。人心惶恐。後得俞旨。自度無所得利。乃稍退出。旋復搜括在澳諸番。責賠兵餉。始遠去。先是罷職欽天監副西洋人劉思永寓廣州者近二十年。言語飲食。幾同土著。賄賂蚤緣。狡黠叵測。人謂都路厘之來。由思永句引。將欲效嘉靖中海澄人李錦誘和蘭奪彭湖故事。乃獲之。爲香山縣彭昭麟所獲。而復令免脫。故莫能窮究本源。十四年春。上命百齡來制兩粵。未下車。即巡視沿海礮臺。引夷商喇咈等詰責之。乃具結。略曰。舊歲英咭唎兵丁來澳。因咈嚕西屢欺西洋人物。其國王趲逐於味唎堅地方。我們孟呀。以兵頭都路厘聞其欲來犯澳。將英咭唎市易阻隔。不及稟知國王。即就近來澳防護。並無他意。屢求見前任制臺。總不准見。後報謝。復不見納。嗣奉大皇帝俞旨。不許在澳。都路厘立即退回。但

都路厘不先稟明。卽行登岸。實屬冒昧。幸天恩浩蕩。僅予驅逐。感激無地。喇等已將本末馳稟國王。必將治都路厘專擅之罪。至傳言喇等欲分估西洋船額。實無此心。嗣後倘有訛言。仍懇准見。俾得上達。喇等卽當稟知國王。斷不許兵船再擾。云云。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咭唎國夷商喇咈等稟結。五月二十日。奉旨議覆。嗣後各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合卽依限回國。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人民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同知辦理。

市舶

明吳元年。置市舶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七年。泉州寧波廣東俱罷。永樂元年。復置。命內官提督之。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寧波二司。惟存廣東市舶。

官商

國初。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其貲本盡屬官商。康熙初。王文靖公熙、疏請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狥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爲甲令。

官妓

官妓卽漢世官婢之遺。唐宋皆有官妓。至明初。猶有十四樓之設。後總憲顧佐奏除之。丹徒王禹卿曰。秦

始皇刻石會稽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成。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其正民厲俗之意。不憚諄復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時。乃有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爲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含氣肖形、爲天地所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爲妓。此何等事。而官使爲之。剗削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禽獸之域。著爲令甲。以斃天汨民。於爲民父母之道何居焉。其有愧於暴秦也多矣。

蠡勺編卷三十八

古籍多後人所羼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珠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等郡縣。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修春秋。而經書孔某卒。世本、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撰。而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撰。終于趙悍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及梁夫人嫕。此皆後人所羼。非本文也。見博雅錄。

六帖白樸

文公談苑。人言白樂天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諸瓶。乃倒取之。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王阮亭司寇曰。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唐制。帖經者掩其兩端。微露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又王氏懋野客叢書。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之句。註言。白樂天于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重于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載此書。每訪弗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

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會眞記

瞿宗吉云。唐人敍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殆癡人前說夢也。東坡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殆亦以爲張氏事。按會眞記言張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金聖歎據白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謂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其爲微之無疑者。以事悖於義。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又金石文字記、有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給事郎秦貫撰。大中十二年立。顧甯人曰。此卽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辯會眞記之誣。而誌墓之功爲不細矣。按會眞記崔母鄭言。崔、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于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考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至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崔年當七十五。而誌溢一歲。豈立石者爲十三年。而金石文字記之或誤與。然要不可謂之誣矣。又聖歎謂鄭恆之名見于西廂傳奇。原屬烏有。世見墓誌名氏偶與之合。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噫。世豈有名氏偶與烏有合而時代年歲亦與之俱合者乎。輟耕錄曰。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據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

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

碧雲騢

葉石林避暑錄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撰。皆力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所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夫君子成人之美。卽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者也。泰喜作僞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學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名聖俞。○騢。旋毛馬名。世以旋毛爲醜。因取以名書。此豈特累諸公。又將誣聖俞。歐陽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作者不知何許人。託之李淳風。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攝。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

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見程史。

武備志

武備志、防風茅元儀輯。內奇門元覽二卷。遁甲經纂三卷。大六壬直指一卷。大六壬軍帳賦一卷。大六壬兵帳鉤元一卷。大六壬兵占一卷。占選擇一卷。占厭禳一卷。太乙廟算二卷。太乙陰陽遁六卷。共一十九卷。合名之曰武備志。鈔本無序例。余從南海招心齋司馬插架見之。

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爲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註。鄅、國。今琅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鄅人籍稻。註。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爲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潘子眞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而左遷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平生踪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爲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爲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爲故事。而

不知其失也。

陶詩題甲子之誣

博雅錄曰。秦淮海謂陶潛自以祖侃。侃爲淵明族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檄。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述。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張爾公曰。陶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凡八十餘日。而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晉始禪宋。不容于晉未禪宋前所作詩便只題甲子以自取異。恐所題甲子十二首。亦偶記一時之事耳。按陶詩題甲子之說。始傅會于文選五臣之註。後仍襲遂爲詩家典故。得爾公是辨。知少游博雅之士亦墮雲霧中也。

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于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于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途。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于文。犬羊之鞹而已。自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也。蓋韓柳皆嘗從事于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絕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

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曾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

中晚唐詩主客圖

高密李懷民、名憲噩。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其言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嶮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予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註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也。見能改齋漫錄。

韓碑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

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韓碑詩目爲聖相。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周。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詩人言語大。不得爲義山諱之矣。

題宣和畫扇詩

岳氏珂曰。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翫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殼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首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明史雜詠

烏程嚴刺史遂成、著海珊詩鈔外。有明史雜詠四卷。凡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共一百八十二首。其詠劉學士三吾一章、中云。早知天命有所歸。金陵城上燕南飛。不如當時不力諫。無用喪師五十萬。指李景隆言。十族九族免塗炭。指方孝孺等言。四庫提要謂太祖欲立燕王。爲三吾所沮。遂釀靖難之禍。不爲無見。

盛青嶁入蜀詩

王蘭泉曰。吳縣盛庭堅、著青嶁詩鈔。以入蜀諸作爲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爲比。不知少陵由秦階。

經桔柏渡而至劍關。新城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寧羌。陸路不同。若青嶁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卽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卽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按轡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幷爲一談。正如屈蚊之蟲。方隅之眼。宜見笑於通人也。

周希甫函谷關詩

聽松廬詩話曰。老子、賢而隱于吏者也。後人惑於神仙。奉爲道教之祖。長沙周有聲希甫函谷關詩云。老聃古隱君。意不在著書。脫不遇尹喜。應知一字無。紫氣果何祥。得無近誕迂。後來夢金人。相率祖其誣。咄哉關尹子。實爲此禍樞。此詩一埽荒誕之言。可云卓識。

詠雲詩

詠雲詩。如王荆公句云。誰依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美之也。又宋人句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責之也。汪東山句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恩。勉之也。陳狷亭句云。卻怪紛紛頻出岫。不曾行雨竟空還。諷之也。用意不同。各有其妙。

論語詩大學詩

尤西堂檢討、嘗作論語詩三十首。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爲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閩

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烏鬚藥詩

烏鬚藥。前人集中。罕見佳詠。德清徐方虎倬蘗村集。有走筆謝談未菴惠烏鬚藥詩云。妙藥封題百感生。欲教鵠浴變烏騮。拔心草已經霜萎。半死桐難向日榮。對鏡只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赬。休將混沌娥眉畫。留得天眞此數莖。亦饒風趣。

鮑辛浦詩癖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鈔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卽知浙江長興縣。旣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敏達公督浙。治尙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于是辛浦黽勉束筆皮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頌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稾、亞谷叢書。竝行於世。

歇後語本於葩經

太末葉敬君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侏儒之隱言。市井之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曰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推敲。而百代文士。刳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法哉。

以屬對服遼使

宋岳氏珂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屬對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敭。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齟舌。不敢復言。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張南山曰。王東瀠柳南隨筆。謂落鳳坡出三國演義。王新城弔龐士元詩。不當著之于題。又謂雨絲風片出牡丹亭曲。新城不當用之于詩。予謂士人既以落鳳坡名其地。卽以之著題。從其實耳。雨絲風片用于秦淮絕句。亦未足爲病。然其謂小說詞曲不可入詩文。則誠篤論也。如生瑜生亮之語亦出演義。人習而不察者多矣。

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傅青主論書

陽曲傅山青主、堅苦持氣節。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天下大定。始稍稍與世接。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亦不工。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

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非止言書也。

犇麤字說

相州岳亦齋曰。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蹟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于是浸闐。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書札可覘靜躁

晦菴題跋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本畫火

蜀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

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偈云。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燄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見博雅錄。

彈碁

王右丞詩。不學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按顏氏家訓云。梁朝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是坐彈碁謂坐碁子方褥也。以爲對坐手談者誤。

蠡勺編卷三十九

今人爲聖賢易

譜荔軒筆記。譚虞琛、字寶川。羅定州歲貢生。少孤。事母黎。朝夕不離側。母卒。合門二日不舉火。哀感行路。逾年。以毀卒。先是州牧李華庭屢步行訪之。稱爲眞儒。虞琛常言、古人爲聖賢難。今人爲聖賢易。古人知行並進。今則經傳中無理不闡。不患不知。患不行耳。

姓上冠子字

毛西河曰。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辭。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官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何休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然國語。吳使王孫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也。古人偶爾稱謂。原無定解。全謝山曰。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猶王孫駱（駱與雒古通用）稱范蠡爲子范子。是平輩相推重之辭。非必師弟也。

于寶本姓干

傅莫菴曰。干于本二姓。干、古寒切。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國有干犨。晉代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作邘。周武王子邘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有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自晉書改干寶爲于寶。二姓遂混。按宋楊誠齋與同舍談及干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干寶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是後世韻書以干作于久矣。

老泉是子瞻別號

葉少蘊石林燕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東坡畫竹。亦用老泉居士硃文印。則老泉乃子瞻號矣。按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諸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推恩贈外祖父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以總貴。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亦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此曠典也。

甥舅知名

朱斐瞻曰。古來豪傑。血氣稟受。耳目濡染。父子祖孫繼美者多矣。至于甥舅之間。焜燿史册者。如楊惲、太

史公之甥也。杜鄴、張敞之甥也。杜林、張柏松之甥也。羊祜、蔡中郎之甥也。卞壼、張華之甥也。何無忌、劉牢之之甥也。尉遲迥、宇文泰之甥也。李衞公靖、韓禽虎之甥也。韋丹、顏魯公之甥也。韓持國兄弟、蘇才翁子美、皆王魏公之甥也。徐師川、洪駒父、皆黃山谷之甥也。曾文淸、孔毅父之甥。而呂成公兄弟、又文淸之甥也。吳思齊、陳同甫之甥也。吳萊、方韶卿之甥也。王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也。胡長孺、徐世隆之甥也。祝允明、徐武功之甥也。其他未及記憶者尙夥。

處士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處士之名始此。漢郃陽令曹全碑陰。列縣三老等出財者五十餘人。中有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皮氏縣人。姓岐名茂。字孝才也。特超上一列書之。說者謂處士德行可尊之人。不使與吏掾屬也。杜牧之送薛處士序曰。處士者。有大智而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木石爲伍。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觀通鑑綱目。于宋元嘉四年。大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獨得爲晉全人也。夫豈易言哉。

信士

古者出財布施曰義士。後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邵博季長二百之文。今則曰信士。顧甯人謂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作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蒼頡

楊升菴曰。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爲是。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準作衞覬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顯金針八分書也。蒼頡廟在櫟縣。漢延熹五年。櫟令孫羨奉劉明府之令爲之。有碑。殘泐已甚。見趙明誠金石錄。

桐江釣臺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爲嚴瀨。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爲釣臺云爾。見施愚山侍講釣臺記

端州硯

葉氏夢得曰。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硯。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卽稱載矣。元宗甲申三載正月。改年爲載。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硯遂不敢復出。非原父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硯計者。硯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硯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硯。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

之惑如此。彼爲硯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銅雀硯

升庵外集。銅雀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池北偶談、據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曰。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耳。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河鼓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荷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演之間。遂易何爲河。而前漢天文志。又分河鼓牽牛爲二星。失之遠矣。見懶眞子。

嫦娥

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儀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註、音檥船作俄。集韻檥、牛何切。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又後漢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與王充論衡同。是又以嫦娥爲羿妻本名也。

花信風

仁和姜南叔明曰。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于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于丑。地氣臨于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梅花。終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寒食雨

三衢葉氏秉敬曰。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淸明前二日。亦有言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爲寒食。于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夫左傳言介子與母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之曰介山而已。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如劉向新序之所云耶。蓋禁火之說。實本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狥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淸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殆周制也。與荆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二說皆可信。若介子推事。流俗妄傳。君子不取也。

兎葵燕麥

詩人多用兎葵燕麥字。本草曰。兎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鉤嶁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今方藥中多用之。而燕麥則不然。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故古樂府曰。道旁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無用也。二物並稱。何性之相懸若此。而屈華夫先生自代北入京記。乃謂舊廣武城外店旁有土窰。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至鴛鴦濼鎭朔樓。又謂其地多沙米燕麥之植。抑又何也。

稱黔首不始于秦

禮記祭義。孔子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集說。馮氏謂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南昌姜汝念曰。書稱黎民於變時雍。說者曰。黎、黑也。謂黑首之民也。黔亦黑也。稱黔首。猶之稱黎民也。戰國趙策。惠公謂襄王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是趙國亦明明稱黔首矣。安見夫子時之必不稱黔首乎。馮氏考古疎略。而集說引之。何也。

奉佛不始漢明帝

傅氏學沆曰。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是武帝之世已有佛矣。又劉向列仙傳序。稱得仙者四百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魏志西戎傳。稱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隋書經籍志。亦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成哀之世並有佛經。特崇尚其教自明帝始爾。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博雅錄曰。梨園演劇色以十人爲度。此有所自也。高麗樂志。載元文宗二十七年。文宗在位五年。無二十七年也。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弟子十人。南曲始于元。則十人亦確遵元制矣。又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則旦色三人亦本于此。蓋古之優人。以諧謔供人主嬉笑。不過

如葬馬漆城李天下十五郎之類而已。自樂府流爲北曲。而金源氏始以一人登場倚絃索而唱。至北曲轉爲南音。于是有傅粉施朱者。曰正旦、副旦、貼旦、茶旦、外旦、小旦、卜旦。有袜額褲靴者。曰正末、副末、冲末、砌末。則又有外。有孤。有細酸。有孛老。有祇從、雜常、邦老。扮賊者曰邦老。其曲之高者、有海鹽、崑山、太倉、蘇州、松江。下者則有弋陽、義烏、徽州、樂平。其變調、有石臺、太平。于是有關玉馬、白荆、魏良輔、梁伯龍、陳太聲、湯義仍、沈詞隱之徒。倚聲度曲。其指授、則有南九宮譜、南曲全譜、南詞韻選、唱曲當知、正吳編、曲律等書。自是羯鼓銀箏。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是亦積漸使然也。按程史。崇寧初。既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饗宣聖廟。肇瓶坐像。故夷堅支乙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蔡卞爲荆公壻。時正炟赦用事。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愜也。其後朝論亦頗疑于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耳。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其位。尙可考也。觀此記優

人所戲。則梨園諸色人數。北宋之末已然。不始元文宗時也。

小山大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集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大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云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胥誤矣。

八仙

世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蜀孟昶生日。有道士張素卿送八仙圖。則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瓚也。

八寶

宋徽宗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故陳氏書錄解題典故類。有大觀二年八寶記一卷。

晦菴詞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右詞滿江紅。世傳以爲朱文公作。後讀鶴林玉露。有舉以問文公者。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菴云。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己則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見程史。

婦人七出

嘉定錢曉徵宮詹曰。家語婦人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家室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

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于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則聖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于舅姑。讒間于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于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于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平南王像

香山黃瑞谷曰。余於番禺郭翁家。曾見尙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顴高聳。環目短髯。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是時尙未設頂。鷹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勃勃也。郭翁之祖卽王壻。官總鎭。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彩

像與壻、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羊城雙門底道全李公書院、卽郭總鎭故居。事蹟別見李安溪集中。

古今不數見之戰

黃遠公曰。天下三分。係於赤壁一戰。故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曁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元敗苻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濫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厄兀朮于京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有關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者不知此。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厮殺。罔識來歷。徒喜一場熱鬧耳。

蠡勺編卷四十

古以右爲尊

王氏懋曰。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故貶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馴至今日。凡國家班次。與鄉黨齒序之類。亦未嘗以左爲尊者。至于官職名號。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又往往先左而後右。初不可以一槩論也。白樂天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

古今物產不常

羅氏大經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言摽有梅。又言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迨宋。則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與蘭之類。無不歌詠。而梅之清香玉色。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庸而今瑰異。或昔瑰異

而今凡庸。且如古人之祭。焫蕭酌鬱。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何嘗有香。在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唐已前未有聞也。自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卉。于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諸人爲之詩。至宋之前。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矣。宋歐陽永叔牡丹譜一卷。區放翁天彭牡丹記一卷。我朝鈕玉樵著牡丹述。至百四十三種。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自後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外者。朱竹垞曰。世之品荔支。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句漏令。句漏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產然也。巴卭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嶺南有雁始于唐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

史。從之。見唐會要。

痘疹始于唐末

痘疹。方書。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洪稚存曰。天地之氣薄。而後有痘疹。蓋自唐末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痘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

吉貝溷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濤梧雜佩。引通鑒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鵞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秖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演繁露、唐環王傳。亦稱古貝。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

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史炤通鑒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無射大鐘

能改齋漫錄曰。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乃作此賦。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隋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淳熙廢鐘

先府君櫪鳴公淳熙廢鐘歌序言。吾里潭溪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圍作沉綠色。周以雷紋。寶光

可鑒。頂紐高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鐫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迪功郎、王府典膳、象州司戶、里人譚鳴治鑄造。永充供養。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寶也。乾隆甲申。鄉人銷毀之。更造新鐘。予止之。弗克及。姑紀以歌之。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歌曰。鄉亭榕翳風日暄。蒲牢屈曲眠高原。陰森寶氣生廟垣。頂紐嶷嶷蛟螭蟠。古苔四匝沉綠痕。剝蝕瑟縮銀泥溫。蝸涎蟺篆蒙肩跟。昔人供養誠惟敦。淳熙乙未字可捫。歲閱五百綏黎元。鎮壓饕餮蚩尤魂。胡然弃置蒿藜根。鯨鯉鼉鼉鄭聲暗吞。瓦釜鐵鐸詼朝昏。龍蛇之蟄身固存。偃蹇尚可輝乾坤。伊誰遽起雷霆燉。頓令躍冶深煩寃。矜新厭故勢莫援。後此孰得尋其源。陋儒眼豆奚足論。

大將軍礮

古所云礮。皆以機發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蓋出此。元用西域砲攻蔡州城。始用火。至明。遂爲行軍要器。成祖平交阯。得其神機鎗砲。置神機營領之。嘉靖中。得佛郎機法。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其腹。發百餘丈。最利水戰。架以蜈蚣船。所向無不糜者。令造之。發各邊用。謂之大將軍。萬曆末。大西洋船至。復得巨銃。

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位號。遣官祭之。我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國造礮自此始。康熙十五年。紅毛國進蟠腸鳥鎗。上命翰林侍講戴梓倣造十鎗。賚其使。上又謂梓曰。法瑯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梓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冲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上命梓造。八日成。上大悅。卽封砲威遠將軍。鐫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鞏。以三炮墜其營。遂捷。

黃屋左纛

古者車皆立乘。惟婦人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之。至漢制乘輿。乃爲坐乘。車蓋用翠羽。黃其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駕六馬。施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驂軛上。所謂左纛也。

金銀魚袋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賜紫者。金魚袋、賜緋者。銀魚袋。惟宋亦然。蓋古之鞶制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小囊、盛帨巾者。宋禮志。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顧雜傳言李淳風有江中鯉魚之讖。爲唐受命之符。故高祖初受禪。卽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旋又改銀菟符爲銅魚符。以應其兆。始則用袋盛魚。後乃以魚飾袋。是若以袋

爲因符而有。而未知其所從來者遠也。第其製爲稍異耳。

鐵券

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洪武初。太祖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損益之。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阯東界。馬文淵又于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于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于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于馬氏也。見赤雅。

指南車

指南車、周公所作。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云記者虛說。無其器。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之。其制。設木人于車上。手指南。然機數

不精。猶須人力。宋順帝昇明末。命范陽祖沖之再造。其制精巧。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俱見宋書禮志。

如律令

漢人公移。及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後漢書、東觀餘論。所載檄文。末多作如律令三字。或作急急如律令五字。張道陵漢人。故符籙中承用之。李濟翁資暇錄。謂令當讀作零。律令、雷邊捷鬼。周穆王時人。死爲雷部小鬼。見于寶搜神記。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若讀去聲。作律法之發號施令。則誤矣。按程大昌據風俗通論。謂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正倣官府制度爲之。不必鑿以爲雷鬼也。

寓錢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至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是亦備物之意。今則用寓錢楮鏹以交鬼神。賄賂公行。雖幽明無以異。其孰有甚于此者。吾知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吐之矣。故唐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惟錢鄧州若水不燒楮鏹。斯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者。宋史。王嗣宗病。家人私焚紙錢以祈福。嗣宗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又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王伯厚謂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不自五代始也。然封演見聞記。謂紙錢蔡

倫所造。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古埋帛。今則燒之。按倫製紙。以易竹簡縑帛耳。未必卽爲寓錢所自始。然云魏晉以來有其事。亦理之可信者。是又不自開元始矣。

食蛙

南人食蛙。見韓昌南食及答柳州食蝦蟇詩。宋葉榮甫謂西北人未始不食之也。東方朔傳。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鼈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憂。師古註。鼈卽蛙字。人亦取而食之。又周禮秋官蟈氏註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鼈。可以此罪也。註云。羔菟鼈、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

揣摩

春官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也。人見戰國策有簡練以爲揣摩之語。輒訓揣作量度。摩作研究。失之矣。

陽秋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謂春秋爲陽秋。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褚裒字季野。）孫盛晉春秋曰晉陽秋。安帝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陽秋之義。母從子貴。若葛立方韻語陽秋之類。以易世而避其名。則惑矣。

煉銀化金

倭人每浮舶至粵市楚中白鉛。歸以煎煉。每百斤得銀十八兩。其餘滓成黑鉛。仍售中國。銀鉛非出于倭也。但其術不傳。卽爐火家亦不解耳。又史記正義。安息國。其人多巧。能化銀爲金。

埋鐵制木

唐元和中。柔道茂善太一遁甲。所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此可以悟埋鐵之理。

埋木生煙

天啟六年十月辛酉。南京西華門內有烟無火。禮臣往視。乃舊宮材木。瘞土中久。煙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滅。

白衣冠

孔仲達曰。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不齋則用白布矣。朱子亦謂古人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用皮弁。皮弁絕白。自今言之。則凶矣。然屈華夫宗周遊記。言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尙白。故以白爲常服。遇慶賀。亦皆麻葛巾白

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于巾上耳。

白打

韋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曰。白打、蹴踘戲也。蹴踘譜。每人兩踢。名打二。曳開大踢。名白打。蓋寒食蹴踘見劉向別錄。猶古今藝術圖、言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之類耳。閑分白打錢。則出錢賞賚。以博歡笑。若景龍四年淸明。上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可證也。楊用修謂打錢戲名。己未深悉其義。而周櫟園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如昔人以不持寸鐵爲白戰。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亦未免好奇之過。

不認親

崇正時。北方小民製幘。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鬼彈

世人詈人。輒曰鬼彈。干寶搜神記。言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俗號爲鬼彈。謂中人輒害也。又水經註。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有鬼彈飛丸以礌礮句。

都都

六黃門居魯臺海采風圖考。巡使按年巡歷南北二路。撫賞番黎。士女歡迎馬前。有跪獻都都者。張侍御湄詩云。爭迎使節共歡呼。驄馬前頭衆婦趨。首頂糍盤陳野食。大官曾未識都都。按都都猶內地糍團也。

伽南香

黎媿曾筆記。伽南出日本支國東浦寨。甚不易得。取時。必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僊。國之專政者。僊音鳥。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值。次下者聽別售。今中國所有。皆非眞者。按郎瑛七修類稾。言奇藍香出占城等國。他書多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後得其國所賜書物。錄之于稾。乃知作奇藍二字。愚謂梵書僧伽藍。衆園也。譯云園。取生植義。夷俗多依佛氏教。則此香當作伽藍。乃是紛紛記錄。都無確據也。

龍涎香

龍涎香。傳爲鰍魚精液泡水面。凝爲涎。能止心氣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爲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遍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縣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

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贋。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眞。許留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和香焚之。翠烟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開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嚥入。久卽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焙鴨

順德黎景升遲、著上寮翁傳。謂翁忘其姓名。業焙鴨。嘗言其法曰。始集卵五六百爲一筐。置之土墟。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筐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虛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床策亦籍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減之。通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于左右者。欲和而羣。其耳目必專。無外分。若是者。雛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論者謂其得相道云。

種羊

姚桐壽樂郊私語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而留其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數子羊。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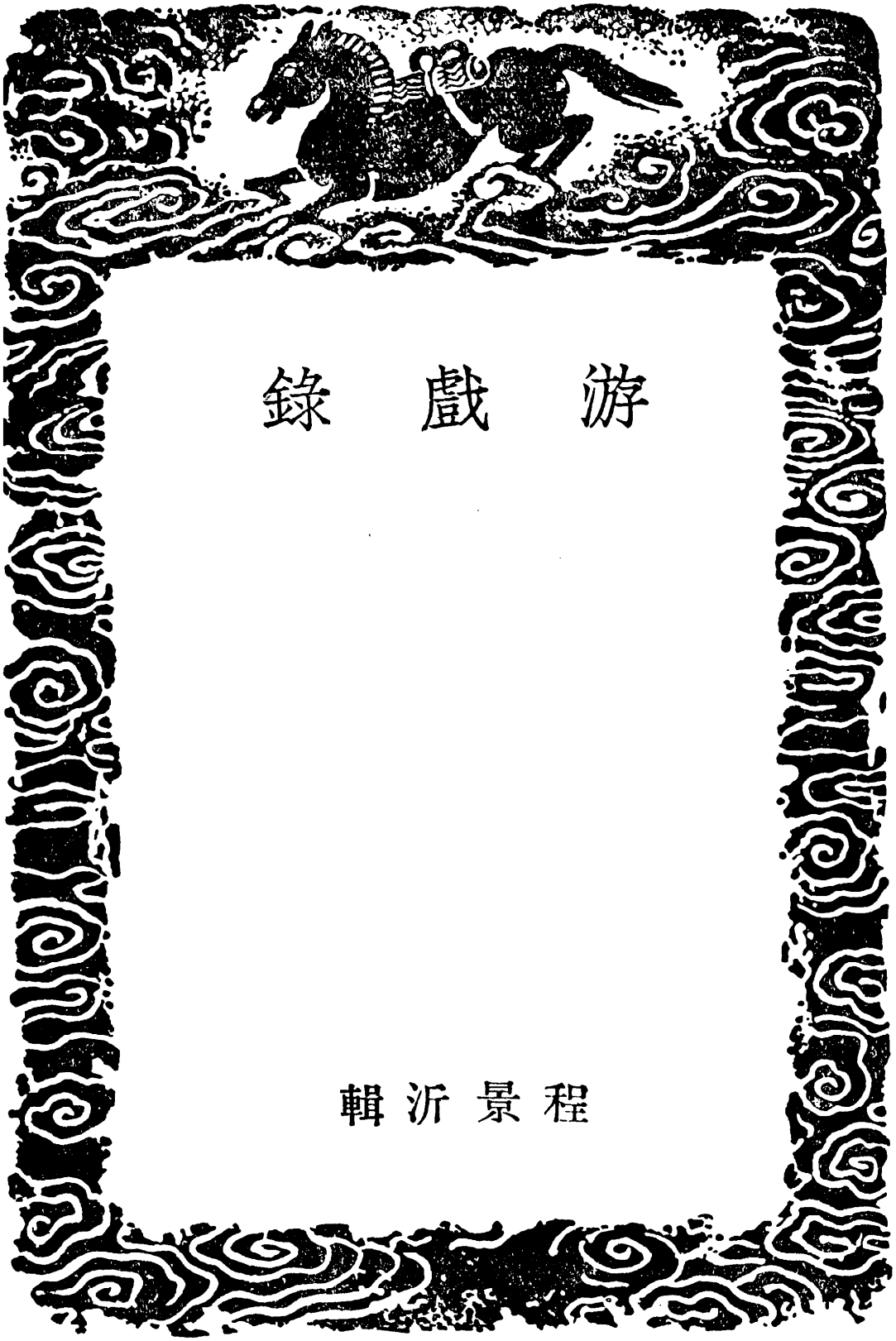
宜男草

人多以萱爲宜男。其說見于風土記。又梁徐勉萱草花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然南方草木狀曰。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姙。佩其花。生男者。卽此。非鹿葱也。蓋水葱生水中。如葱。亦名翠管。又羣芳譜曰。鹿葱色頗類萱。然各自一種。本草注。萱、卽今之鹿葱。亦誤。

一品妃

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新安汪洪度詠一品妃詩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

右蠡勺編四十卷國朝番禺凌揚藻撰按揚藻字藥洲諸生所著有嶺海詩鈔海雅堂詩文集俱生前手自授梓此編則其讀書隨筆劄記或采擇先哲著述或紀錄同時師友講論之言或斷以己意題曰蠡勺編不自滿假之意也晚年依類編次裝裱成帙藏之於家有目錄而無序跋惟三十五卷引鄭荔鄉經稗言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則著書之意可見矣然經稗專采說經之語此編則搜羅四部博觀約取尤爲其難也先生終身著述耄期不倦據文集尚有所撰四書紀疑錄柱楣蘀記羣居課試析疑集今未可得見先假錄此編付梓以爲遺書之一種焉同治二年癸亥仲春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游戲錄

程景沂輯

本館據續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游戲錄上

新安程景沂莪園輯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雲仙雜記

凡地生葭葦菰蒲。其下皆有伏泉。有蟻壤者亦然。心略

令少睡者枕空胡盧臥。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虎鈐經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濡。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酉陽雜俎

紙昏而不染墨。用雨點螺。磨三四十下。其病去矣。文房寶飾

以竹梢甘露和天南星漬紙。一宿裁之。刀去如飛。同上

以小吉加月建登明下爲天醫方。可於此避病。千金翼

凡門栗木爲關者。夜可以遠盜。從容錄

入山。念婆珊婆演底。則百怪皆不敢近。山居要訣

五月五日齋戒。看桑下有兎葵者。至午時至桑下。呪曰。繫黎乎俱當蘇婆訶。呪畢。乃以手摩桑陰一遍。口齧兎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浣手。後有蛇蝎咬傷者。以此手摩之。卽愈。古今錄驗

懸虎鼻於門上。週一年。取燒作屑。令婦飲之。一月中便有孕。生貴子。勿令人知。泄則不驗。勿令婦見。類書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禹功記

重五日午時。有雨。急斫一竹竿。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獺肝爲丸。治心腹塊聚等症。金門歲節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則不蠱。七修類稾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尚未及泉。或得泉不佳。後見一術士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于盆內視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癸辛雜志續集

初造笙。每管中入荻根細砂一豆許。遇吹時。飛砂于中激揚。聲愈清澈。近世樂工未有知之者。惜夫。辨音集

通天犀中有白紋如絲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走。名駭雞犀。刻爲魚形持入水。輒開。抱樸子

五月五日。埋蜻蛉頭于戶內。可化青珠。博物志

八月十五夜。豔妝女子手下鬻粟子。明年花盛。花譜

胡葱汁煮水中白石如芋。名石羹。可食。或地榆根亦可。方士新書

九月一日。食薑。損壽。宜禁。月令

三月三日。啄木鳥以丹沙大青拌肉飼之。一年取腦和雄黃半錢。作十丸。每日向東水服一丸。久能變形。怒則如神鬼。喜則如常人也。俊靈機要

飲酒嚼雞舌香。則量廣。酒中系

雨水日。有雨。夫婦各飲一梧。入房卽得孕。留青集

五月五日。取蠮螉。陰乾爲末。用兵死人血丸、置衣領中。云令人畏服。岣嶁書

七月丑日。取富家田宅內土泥竈。大富。勿令人知。留青集

日瞤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吉。侯鯖錄

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斂深淵默漆五字。置牀帳間、卽除。存餘堂詩話

用柿蒂四五個。同蟹煑。色青不變。以枇杷核內仁煑蛤蜊。去丁。致富奇書

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燈上。可避飛蛾。二老堂雜志

鼈血畫圈。蚊蟲聚入。或早間開一路。卽從開處飛去。墻仙神隱

執棗一枚。呪曰。吾有棗一枚。一心歸大道。優他或優降。或劈火燒之。念七遍。吹棗上。與病瘧人食之。卽愈。

岣嶁神書

以狗肝和土泥竈。令婦女孝順。物類志

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手參棋訣

婺女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有一星。名綰朗。男子於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夏衣生黴點。梅葉煎湯洗之。卽去。格物志

食鴛鴦羹。令夫婦相愛。又五月五日。收鴟鳩脚脛骨帶之。男左女右。夫婦各一。亦能令夫婦相愛。本草綱目

紗緞黑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復黑如新。嶺南雜記

胡麻飼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兎。又可得三十歲。好事集

五酉日。以白雞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黑犬皮毛燒灰揚之。風立止。感應志

取亭部中土泥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囷。鼠不食稻。塞穴百日。鼠皆絕去。陰陽雜書

端午日。以猪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樟煙熏之。此狗能制鬼。靈廐祕鈔

以芝蔴楷碎。順風撒去。雖羣蛙百千聒耳。一時寂響。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山谷集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稗史

林林夬夬。山王之名。人入山百步之外呼之。則能却百邪。搜神異記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後漢書

柑橘桃梨之類。七八分熟時。帶枝插蘿蔔或芋中。仍用紙或乾穰草包護。藏新缸內。勿通風。來年取食如新。羣芳譜

橘見鼠。其果實多。涅槃經

桃膠用桑木灰漬過服之。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抱朴子

戊子日。取東行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耳目聰明。

七月七日。采蓮花七分。八月八日。采藕根八分。九月九日。采蓮實九分。陰乾搗細。煉密爲丸。服之。令人不老。常氏日錄

梅將開時。平旦摘半開花帶蒂置瓶中。每兩用炒鹽一兩。灑之。不可用手觸壞。以厚紙密封。置陰處。次年取時。先置蜜于盞內。然後取花二三朶。滾湯一泡。花瓣自開。香美異常。多能鄙事

榧煮素羹。味更甜美。猪油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物類相感志

八月初。收棗入錫餅。封口懸井中。寒冬取出。如初從樹摘者。金鼇退食筆記

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輟耕錄

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同上

安息香、蟹黃、松鼠等。分爲末。夜靜時燒之。其鼠自來。不得打殺。以物盛放遠方。不復還矣。癯仙神隱

以胡桃東南劈之。書劵字。置雞棲下。則夜鳴不止。故甑瓦書契字。置之牆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卽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南天燭葉漬水漫米。九蒸九曬。米瘦如芝蔴。一石止如一斗。以涼水泡之。頃刻成飯。古今祕苑

正旦燒鵲巢灰。撒門內。辟盜。洞天錄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爲害。產書

地戶方可避難。其訣云。用時支上加月建。建除滿平一順流。定執破危相接去。成收開閉掌中週。除危定開爲地戶。此方有難宜來遊。遁甲演義

取鵲腦雌雄各一。道中燒之。丙寅日入酒中飲。令人相思。高誘注萬畢術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瘢。汗漫錄

生薑擦燈椀。不生暈。鹽入燈。可省油。爆炭入鹽少許。卽止。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七修類稾

雞豆一斗。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至冬。同上

墨汚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墨汚衣。用杏仁半夏鮮白果搗爛揉之。少時卽去。同上

取春牛土撒簷下。辟蚰蜒。碎錄

五月戊辰日。以猪首祀竈。所求如意。以臘月醃猪耳懸梁上。令人豐足。圖纂

敲兩耳鐺。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歿。是夜必夢見之。事略

以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於有金寶處。卽知金銀銅鐵鉛玉、龜蛇妖怪。故謂靈液。

凡遇橫生倒產。切勿驚惶。口中念無上至聖化生佛百遍。兒之手足。卽便縮入。石室祕錄

銅青塗木。入水不腐。抱樸子

書櫥中安麝香木瓜。令蠹蟲不出。五月溼生。書籍不舒展者。必生蟲也。五月十五以後。七月二十以前。必

須三度舒而卷之。須要時時于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曝書令色暍熱。生蟲彌速。陰雨潤氣。尤須避之。愼書如此。則數百年矣。四民月令

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効。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呑七粒。女呑二七枚。竟年無病也。又正月元旦。面東。以虀水呑赤小豆三七枚。一年無諸疾。又七月立秋日。面西。以井華水呑赤豆七枚。一秋不犯痢疾。五行書

人凡偸啖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是七次、可日中視鬼。東軒述異記

鹿角菜五錢泡湯。候冷。用以刷髮。光澤可鑑。

以鐵浸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卽見。物理小識

白礬十觔。皮硝五觔。梔子四觔。爲末。入水五斗。熬四五沸。製在篷索上。以防火燃及雨濡。戰船用之。武備志

凡熏衣。以沸湯一大甌。置熏籠下。以所熏衣覆之。令潤氣通徹。貴香入衣難散也。然后于湯爐中燒香餅子一枚。以灰蓋定。或用銀葉楪子。尤妙。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煙得所熏訖。疊衣隔宿衣之。數日不散。香譜

七月中暑者。用竹葉一握。山梔十枚。煎湯去渣。下米煮粥。候熟。用鹽花點之。進一二七。卽愈。法天生意

取松木鋸斷。置庭陰不見日處。離地尺許。以石架。定日以洗面湯澆之。十餘日。卽生蔴菰。燭脯食之。甚美。此小鄉媛種蔴菰法也。山居服食

藏橘橙法。鋪乾松毛中。收不近酒處。多不壞。多聽鄙事

生人髮掛果樹上。鳥鵲不敢偷食。羣芳譜

元旦端午雞鳴時。以火照諸果樹。無蟲。且結子繁盛。同上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塗面。光白潤如玉。家塾事親

醃肉滚汁。徹去浮油。乘熱入餅。折梅插之。可結實。鯽魚湯亦可。物理小識

五月五日。用熨斗燒棗一枚。置牀下。辟狗蚤。羣芳譜

食龜肉。令人入水不沉。饌譜

凡骨鯁者。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又寫烏飛龍下。盆化丹丘八字。亦佳。二酉談餘

重五日午時。硃砂寫荼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柱牆。辟蚊蟲。寫義方二字。倒貼柱腳上。辟蚊蛾諸蟲。

冬至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通陽氣。終歲五臟流通。名神仙洗頭法。留青集

臘水用淨甕盛。遇時果出。用銅青研細末。與果同入臘水收貯。顏色如新。凡梅李桃杏枇杷林禽菱梨橙橘橄欖荸薺等。皆可收藏。同上

斷筋須續者。取旋覆根絞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朝野僉載

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印。兩腎相對。有符篆九道者。尤佳。以十一二月、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面北向子位。刮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崂嶗神書

重五日午時。以燈心草蘸油。向太陽呪曰。天上金雞啄蚊子腦髓液。七遍訖。置潔淨處。每夜。以此燈草點火。蚊自遠避。山居要訣

新杉木煎水、泡斑魚肺。自然脹大異常。物理小識

黏官窰器皿。用雞子清調勻。糝石灰。捉清另放。以青竹燒取竹瀝。將雞子清與竹瀝對停。熬和成膏。黏官窰破處。用繩縛緊。放湯內煮一二沸。放於陰處。三五日去繩索。其牢固異常。且無損痕看出。墨娥小錄

月季花謝結子時。即忙摘去。勿令存留。花則常開。謂之閏月季。同上

種牡丹芍藥。須要洗去根上原泥。用好陳酒洗淨。以乾泥培之。即以陳酒澆其根。不惟易活。花且姣豔可人。同上

用通草丸實猪肉拌裹。與鴉雀吞之。則腹脹不能飛矣。同上

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烏雞子一枚。有事可隱形。峋嘍神書

牛膽塗熱釜。釜即鳴。牛胆塗桂。莫知其誰。注言能變亂人形也。淮南子萬畢術

降香截二寸長。劈作薄片。江茶水煮一二沸。其油盡去。燒之不爆。香乘

川椒黃柏煎水。蘸毫上。藏筆不蛀。硫黃水亦可。筆經

降香和樺皮同燒。空中則有鶴至。古今祕苑

鹽中加白礬少許。拌糟糟茄。則不變色。米甕置蟹殼。則蟲不生。醉蟹入吳茱萸。則不沙。物理小識

枯荷葉用蜜塗之。日久生小蟲食葉。但剩葉上筋膜。曬乾爲末。合諸香。時入少許焚之。其煙盤結不散。以筯畫之。便成字篆。大可賞玩。古今祕苑

以熟艾和墨收藏。置乾燥處。則墨常潤。且不蒸。墨譜

用淨瓦一片。於竈內燒微紅。安平地上。焙沈香一片。以瓶罩定。約香氣盡。速傾滾水入瓶。密封。久而飲之。彌佳。壺仙神隱

以方柿百枚。用礦灰一升。湯調。浸一宿。卽不澀。若要稍遲。則停湯冷浸之。墨娥小錄

搗佛手柑浸汁。洗葛苧衣。其色如新。格物外編

七月初七日。取蜘蛛一枚。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不忘。

枸杞子搾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焦氏筆乘

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於冬至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農桑輯要

重五日午時。取鼈甲一片。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聰明。

芙蓉未開。隔夜以靛青水調紙。蘸花蕊上。以紙裹蕊口。花開成碧色。五色皆可染。種樹書

梔子帶花移則活。種竹。埋死猫于下。其竹尤盛。海棠花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糖水澆根下。立庵種樹書

棘能辟霜。花果植棘園中、則茂。同上

催花法。馬糞浸水。前一日澆之。三四日開者。次日盡開。同上

竈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田家五行

木賊草同象牙入水煮多時。牙卽輭。可任意雕刻。工竣。以甘草水煮。復硬。格物外篇

慈石懸井中。亡人自反。注、以亡人衣裹慈石懸井中。逃人自反也。淮南萬畢術

琥珀拾莽。翡翠屑金、

荷莖塞鼠穴。自去。

石青堅不可破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巖棲瑣事

正月初一。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瓶秤水。視其轉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月令通纂

以桐木刻人形。投井中。則燕來巢。桐譜

社日飲酒一杯。能治聾耳。雲級七籤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樹上。不生刺毛蟲。瑣碎錄

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雲級七籤

七月十六日。翦指甲燒灰服之。能滅九蟲三尸。同上

八月一日。以絹囊承取柏樹下露、如珠子。取拭兩目。明爽無疾。述仙記

七月七日。取螢火十四枚。撚白髮。自黑。常氏日錄

夏至淘井可去瘟疫家塾事親

元日掛雞于門庭百神畏之荆楚記

百蔀根燒煙薰壁蝨即除壇仙神隱

金魚盆內生蝨以磚浸人尿內久之取出候乾投盆內即除食以雞子黃則不孕花鏡

元旦五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家塾事親

盆覆寒食飯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酉陽雜俎

五日五更使一人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的答云扇蚊子凡七問七答乃已一夏竟無蚊子事親書

淮安王五日取蠅虎製豆豆自踴起擊青蠅漢書

杜羔妻趙氏每歲午日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取少許入酒令飲即歡然津逮祕書

五月一日屬錢財宜進財不宜出財神樞

種竹以麥拌土寘根下雖盛夏亦生二老堂雜誌

五日采萱花作菹利胸膈風土記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著母臥薦下勿令人知酉陽雜俎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同上

旦起勿開目洗面令人目蹤失明饒淚千金方

凡行立坐。勿背日。吉。勿面北坐。欲行常存魁綱在頭上。所向皆吉。黃帝雜忌

凡出門。見犬過橋。大吉。田家雜錄

凡各種水。一器更酌而稱之。輕者爲上。泰西水法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煎。至甘可爲洗心糖。幽燕異記

凡書册以竹漆爲糊。逐頁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白氏金鎖

羊膏均搽薄錢上。入水面卽浮。岣嶁神書

避兵呪曰。唵阿遊嗟利野婆呵。日誦數十百遍可以避刀兵之厄。姑蘇盧仁彥夢中神授。值明季鼎革。一門獲全。神呪志

牡丹皮甘松香各一兩爲末。洗衣最後澤水入一錢。令衣香。俗事方

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枰九百觔土覆坎。深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可以遠盜。同上

有夢不須說。但以淨水東噀。念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珠玉。卽无咎矣。茅亭客話

焞炭一觔。鉛粉六兩。研和燒香時。將一撮安在爐內火上。然後將降檀插入。爐火常旺。終日不滅。名曰爐中金。香箋

游戲錄下

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朝野僉載

端午日午時。焚鵲巢炙病者。疾立愈。同上

牛膽塗紙上。陰乾。投池塘中。則蛙不鳴。岣嶁神書

禳疫法于太歲宮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洒沃之。卽除。神仙傳

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墨子祕要

正月十日沐浴。令人齒堅。寅日燒白髮。吉。雲笈七籤

三月三日。採桃花浸酒飲之。除百病。益顏色。法天生意

滚水入瓶。插花。緊塞瓶口。則不憔悴。凡草本皆然。卽牡丹亦可用此法。花史

三月三日雞鳴時。以隔宿炊冷湯。洗瓶口及鍋灶飯籮。一應廚物。則無百蟲遊走爲害。濟世仁術

插荷花法。採時將亂髮纏定折處。以泥封其竅。先入瓶中。至底後。灌水不令入竅。竅中進水則易敗。冬月

插梅花。用白煆肉汁去浮油。入瓶。則萼盡開。且結實。遵生八箋

清明前二日。收螺螄浸水。至清明日。以螺水洒牆壁等處。可絕蜒蚰。山居四要

入山念儀方二字以却蛇。念儀康二字以却虎。念林兵二字以却百邪。入山至山脚。先退數十步。方上山。

山精無犯。酉陽雜俎

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冰。物理小識

製葵牋。以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火熨之。光滑綠色。山家以充詩牋。山家清事

狼畏圈。人遇狼解帶作圈。輒去。物理小識

凡草木經牛啖必茂。經羊啖多枯。故諺云。牛食如澆。羊食如燒。客退紀聞

燒雄雞入酒飲。所求必得。物理小識

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染新筆藏之。則不蛀。洞天筆錄

以好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之。蚊蚋自去。峋嶁神書

寒水石將燈心煎過。蘸之。可于水上點燈。同上

龍骨蛇骨等分相和。懸戶上。百日出之屋上。露三日爲末。丸如桐子大。納酒樽中。立化成龍。跳躍不已。同上

先吃甘蔗數片。次吃生杏仁一枚。覺爛。吐于地土。甘蔗渣眞如米粉矣。物理小識

欲往人家有所求請。默持赤小荳二七枚。置中戶土。令人不見知。所求無不立回。鄙吝之心。峋嶁神書

滿日默取三家井水作酒。大富招財。峋嶁神書

陂塘溪港。人所資而忽竭。泉源井地。衆所仰而忽涸。取燕去毛。蔴油煮熟。于兩石或兩磚之間縛令密。投于枯涸之處。須臾風雷。水泛溢如故。同上

取燕子一個。打死去毛。以竹刀開作片。新瓦土焙乾爲末。蜜丸擲三四九水中。魚卽來聚。可以大獲。甘澤新書

琴絃舊則聲闇。以新桑葉揩之。輒復如新。東坡全集

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棉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廢棉冪鐺口瀉之。四民月令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雖遠亦飛來。人取子母血塗錢時。先將錢埋東行牆下。三日開之。然後塗血。市物先用子。子卽歸母。用母。母卽歸子。如此輪用。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其錢不還。窮神祕苑

山蜘蛛絲垂如匹布。翦以貼金瘡。其血立止。酉陽雜俎

用不經水羊脂。擦在所翦紙人腳上。置水面。自走。洒上亦可。但要厚紙爲妙。甘澤新書

以鯉魚胆一個。雄黃十分。攪勻。塗紙候乾。翦如魚樣。放水盆內。其魚卽自遊動。

以沒藥一塊。團團揩在茶盞口上。斟酒過沿一分不溢。甘澤新書

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治脾泄由虛寒者如神。稽神錄

祛瘧神呪云。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炁。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瘧發時。誦之卽愈。廣異記

亭部地上土塗灶。水火盜賊不來。塗屋四角。鼠不食蠶。五行雜書

辟狐精法。取鵲頭懸戶上。患者呪伊祁熟肉。卽不來。夷堅外志

於四壁柱上用倒流水研墨書龍字貼之。辟蛇。癯仙神隱

浮萍羌活爲末。燒之。蚊蟲自死。同上

百部根燒煙薰壁。蝨卽死。同上

每月辰日塞鼠穴。則自無鼠。寅日亦效。同上

魚鱗在人胸中。令人眼中見空花不一。以醋乘飢療之。北夢瑣言

久嗽紅梅葉泡湯服。盜汗。甘蔗皮煎湯服。復性梯航

五月五日。或七月七日。取楊柳中蟲如小指者自然汁調輕粉。塗紙上。陰乾。翦作蝴蝶。任意著懷中。得人暖氣卽活。開懷竟飛去。一法。將蠐螬自然汁調輕粉塗紙。翦作蝶。見日卽飛。岣嶁神書

凡禽鳥翅足折者。餧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卽愈。焦氏筆乘

九月九日。採茱萸置牀廚。可辟蝨。物理小識

凡人溺死、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趙溍養疴漫筆

赤白檉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草木子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同上

五月五日。探鵲巢中兩小石。號鵲枕。婦人佩之。可爲媚藥。投荒錄

石榴花堪作胭脂。北戶錄

金魚得白楊皮。不生蝨。物類相感志

金貓辟鼠方。椿樹葉冬青葉、絲瓜梗葉等分爲末。每四季燒煙燻于堂中。其鼠自遠。一年燒四次。壽世保元

煎藁本湯。以布刷器皿桌上。則蠅自遠。小知錄

枇杷核研爲細末。洗霉蒸衣。則斑點自去。同上

九月念三日。煎桑葉湯。洗眼二三次。一年明目無患。千金方

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蚊自去。神仙擅隱

初上燈時。執燈草呪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護衆生離煩惱。一氣呪九遍。然後將草置燈盞上點之。諸蟲不入。古今祕苑

果樹有蠹蟲者。以芫花納孔中。卽除。或以百蔀納之。同上

桐油汚衣。荳渣洗之。同上

胡桃殼燒灰。收藏針則不銹。同上

駕本田鼠食蠶月月氣而化。亦食蠶月月色而死。故養鵪鶉至蠶月。當避月色。又云。食秋露而鬬。鵪鶉譜

秋社日。清晨用埤器收百草頭露。磨濃墨。治百病。田家五行

伏內庚日。采青蒿懸門庭。可辟邪。月令通纂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癸辛雜識續集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同上

子日取東引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聰明。聖惠方

甑帶懸戶上。止小兒夜啼。子母祕錄

羅蔔根飼馬。馬肥。馬經

食諸骨鯁久不出。以皁角末少許。吹鼻中。得嚏鯁出。野人傳說

食噎。取土嗅之。卽止。同上

凡生乳蛾。頭頂上有血泡。用銀針挑破。易愈。醫書輯要

蟹爪尖炙灰醋調敷。無名腫毒。初起卽消。復性梯航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樂聖居睡鄉小識

雞鳴時。扣齒三十六遍。舌抵上齶。待津滿。漱而嚥之。口誦四海神名。止鬼辟邪祛疾。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神祝良。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禹強。

欲客去。撒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已瘧編

子時面熱。主夫婦和合。開元占經

治難產。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爲丸。滾水或酒吞下。露書

婦人有娠。蠅抱其鼻。茶烟閣體物集注

焚蒼朮。可以辟邪鬼。類編

早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摩額上至頂。滿二九止。名存泥丸。太平御覽

難產。密以淨紙書本州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卽產。百選一方

正月十五日。夫婦共于富家局會所。盜取燈盞。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醫說

薏苡葉煎湯。浴初生嬰兒。一生少病。瑣言錄

婦人妊孕未滿三月。著聳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視影而去。勿反顧。勿令聳見。必生男。異苑

七月七日。呑赤豆七顆。竟年無疾。韋氏月錄

朱鱉、女子佩之。有媚色。本草拾遺

龍虱。婦人食之。貌美。能媚男子。閨小說

鹿葱。佩之懷娠婦人。必生男。風土記

脂蔴油浸涎出。婦人用梳頭沐髮。去虱。家塾事親

子日沐髮。令人愛。論衡

六月六日。婦人沐髮。則不膩。野獲編

采素馨花壓油澤髮。甚香滑。閨閣事宜

油手鹽洗可代肥皁。物類相感志

梧桐皮漬汁可塗髮。紺寒亭集

紫茉莉子有白粉可傅面。草木譜

素馨花蒸油取液爲面脂頭澤能長髮潤肌。粵東筆記

婦人上唇有黑子子多孖生。玉芝常談薈

海上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故出洋舟必候風熟乃可行不爾至洋中卒然風改則茫茫不知所向矣。奉使高麗圖經

藏鹽置皁莢一枚于內則無滷。

寫土字手心內下船無恐怖。續事物感應錄

綠荳作枕能去頭風。同上

縋虎頭于龍湫可以致雨。瘞龜板于棗根可以召雷。物類相感志

口誦儀康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澤不逢蛇。同上

雄黃畫作蜈蚣藏身畔辟蛇。

置鰻骨于衣箱書櫃中則蠹魚蛀蟲斷絕上閉日泥飾屋宇蚊蠅不入。續物類相感志

魚池渾投田螺于中則清。同上

見捕魚鳥者。默念南無寶勝如來十聲。魚鳥卽脫。見垂釣布網。默念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翼宿値日掛帳。無蚊。山居要訣

棗同燈心煮。盡去皮。山查和水烰炭同盛。過時色不變。物類相感續志

柏樹取鹽汁洒之。易生苔蘚。齊民要術

牡丹用龜尿調顏色。點花心內。花開五色。

建蘭葉浸油潤髮。黑而不落。續粧樓記

生雞初到家。以溫水洗脚放去。則不走。

犬疥。蛇皮燒灰和粥。與食。卽差。

貓癩。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卽愈。

金魚鱗目間生膜。則病。以菖蒲浸缸內。久之自消。金魚譜

埋婦人髮于灶前。令婦人安夫家。

如値火災。急將飯甑覆井上。卽息。

洗魚。滴生油一二點。則不涎。留青采珍集

夏月。魚肉內安香油則不臭。

曬肉須抹油。不引蠅子。采珍集

用鹽洗猪膴則不臭。采珍集

好香油浸鰣魚。雖盛夏。則經月不變。同上

米囤內安松毛。可辟米蟲。

菊花曬乾爲末。每著月煮肉。抄一匙煮之。可半月不壞。留青采珍集

百蔀秦艽爲末。入竹籠。燒煙熏衣。去虱。物類相感續志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野人傳說

被偸之日。齋戒。手持七錢。黃昏于灶廟呪禱。賊必獲。物類

鐵釜銹。皁莢水洗之。如刮。小知錄

蒜汁描金畫碗入窰。永不復脫。物理小識

生瓜。煮骨刺之。經宿則熟。同上

天氣極寒。花椒煎湯作硯水寫字則不凍。物類相感續志

手指凍裂、白芨磨塗。野人傳說

丁香一兩。川椒六十粒爲末。絹袋盛佩。可辟汗氣。閨閣事宜

入山帶龜。深山無人處不迷。三叉口將龜放路。依龜而行。山居要訣

嗅臘梅花。生鼻痔。物理小識

天門冬曬乾。同蜜和九日。用洗面。黑者令白。閨閣事宜

食蒜令口臭。用生姜棗子同食。則止。食帳

松子仁油不可食。攤竹紙上焙之。如新煮銀杏栗子。用油紙隔在內。則皮易脫。日影射黃酒罎。久之。其酒必壞。物理小識

人參易蛀。見風日尤易蛀。惟納新磁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

山查和水焙炭同盛。過時色不變。味不壞。

種牡丹之法。以其子用細土拌白蘞末種之。則旺。或揀茂盛者一叢。去其土。視有根者劈之、或一二枝爲一窠。用輕粉加硫黃少許。碾爲末。和黃土。將劈根處擦勻。方置窠中。羣芳譜

日未出及日已沒。下醬。不引蠅子。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

臘月內。雪水將燈草浸過。曬乾收用。則無飛蛾撲燈。甚驗。

下有人參。上有紫氣。禮斗威儀

新藕沸湯焯過。候冷。漉出控乾。用蜜十兩。熳火煎。令琥珀色。放冷收之。多能鄙事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月令通考

十一月內。將橘樹根寬作盤。澆大糞三次。至春。用水澆三次。花實必茂。多能鄙事

九月二十日。雞三唱時沐浴。令人辟兵。法天生意

梔子折枝。槌碎其根。實以白鹽。則花色插瓶可久而不改。羣芳譜

白覆盆子榨汁。日塗長髮不落。同上

紫芹子作角。以鏡向旁敲之。則子自發。婦人帶之。與夫婦和。千金月令

月暈主風。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占驗新書

二月社日清明。六畜大旺。黃帝占

夏至日暈。主有水。便民圖纂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溼地。羅勒乃生。羅勒一名蘭香。博物志

初霜後。即收梨于屋下。掘作深窖。阬底無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齊民要術

果木久不實者。以祭社餘酒洒之。則繁茂。遯齋閒覽

薺菜花布席下。可辟蟲及蚊蛾。美芳譜

正月一日。日未出時。反斧斑駁椎棗樹。名曰嫁棗。棗乃盛。齊民要術

三月中。取爛楮木一名構木及葉于地埋之。常以泔澆之。令溼。兩三日生菌。四時要類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依地而上也。眞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即淨字義。中國向無淨字。皆作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同上

服食勿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女仙程偉妻口訣

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千金月令

三月三日。采柳絮。可愈瘡。四時月令

藉姑三月三日。采可療飢。農政全書

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梨汁塗之。令不皴。齊民要術

除夕夜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乾淳歲時記

秋分清旦。南望有素赤黃雲者。是南極眞人上皇赤帝三素雲也。存禮密祝。三見雲轝。白日昇天。雲笈七籤

立秋日。人未起。汲井水。長幼飲之。却病。常氏日錄

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風雲如羣羊者。卽有雨。師曠占

茆塘內春初雨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田家雜占

樺皮一片。包側柏葉一枝。燒煙熏油盌內。成烟。以手抹在鬚鬢上。卽黑。多能鄙事

硯受墨漬汚。以麩炭磨洗。則石色如新矣。墨池編

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時日雜忌

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免。眉公筆記

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浸良久。則蟲自內出。乃可食。山家清供

青魚枕骨蒸取乾。可以代珀琥。磨服治心腹痛。唐本草

鳥目生吞之。令人見諸魅。子母祕錄

行舟如遇大風浪起。卽以左手掌中畫一土字。掐之。風浪卽止。萬法歸宗

女膝穴在足後跟。牙槽風。鍼之可愈。說郛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攬苴微言

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倒放。不宜見日。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快雪堂漫錄

匾豆五月開花。主水。藕花開在夏至前。主水。農政全書

正月未日。以蘆苴火照井廁中。百鬼皆走。荆楚記

春初掘藕節藕頭。著泥中種之。當年著花。種樹書

黃白二菊。各披去一邊皮。用麻皮札合。其花半白半黃。同上

硯水慮凍。少著鹽。可解。暖姝由筆

鼻中隔間穴名山源。亦曰鬼井。以手揑之。可辟鬼邪。眞誥

以水燒滾入瓦罈。扎好口。沉井底。次早取出。雖六月亦成冰。客中閒識

壓桑條溼土則爛。燥土易生。桑譜

移諸般花果俱忌南風火日花鏡

蓮花一葉書人字難產。吞卽易生。羣芳譜

菊生莠蟲。以死蟹釀水澆之。則蟲不生。又能肥花。菊譜

菊喜新土。每年換之則易發。同上

牡菊燒灰撒地上。止蛙黽。

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農政全書

六月六日。清晨汲井水。以白鹽淘水中。用新鍋復煎作鹽。擦牙畢。吐手心洗眼。日日如此。到老夜能細書。便民圖纂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禽經

棗和桂心、白瓜仁、松樹皮爲丸。久服之。令人身香。打棗譜

船神名馮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五行書

己丑日卯時。竈神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羣碎錄

月建前三位爲玉帳。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正月建寅巳爲玉帳。遁甲演義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風俗通

用雞鵝毛。缸盛。投韭菜一把。或枇杷核。則毛盡爛。用以澆菊。易茂。羣芳譜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記事珠

屈大母指。著四小指內抱之。積習不止。眠時亦不復開。令人不魘魅。聖濟

八月初一日。取草頭露調朱砂。點小兒額。去百病。名天灸。風俗通

埋石四隅。家無鬼。萬畢術

拔劍倚門。兒不夜驚。同上

凡種樹宜望前。望後少實。種樹書

凡石韞玉。但夜將石映燈看之。內有光明。如初出日。便知有玉。墨娥小識

清明日。書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十四字于楹壁。如此。夏月無青蟲撲火之擾。熙朝樂事

壬子冬。余養疴小娜嬛。屏絕人事。日臥起一榻。藥鐺之外。惟書卷消遣光陰。偶翻閱有得。則隨手摘錄。久而成帙。不忍拋棄。顏之曰游戲錄。知不足當大雅君子一哂也。我園自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蠡勺編及其他一種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一九四